



夫所以稱守狀良悉大夫意未既也則間過世貞
曰唯是江左之役藉大教于吾子以毋墮鷄鳩氏
以不穀之不勝席茲重未有處也諸君子既用寵
惠不穀而以屬吾子其復之即世貞文惡能愈勝
魏生哉雖然不可以辱辭大夫大夫知豫章重耶
守報闕再旬日宰公睥睨庶屬亡可當熟問乃曰
竟何以易陸生蓋亦重豫章守矣大要謂郡握吳
楚樞而撫察旬宣之寄也王國碁布郵使接浙夕
而馳抱牘種告守未易婁舉耳毋有語大夫所以
重者 高皇帝初起兵下建鄴披草萊置軍軍焉

先是稱偽號者南距吳四百里西距豫章為漢千
五百里 高皇帝出輕兵支吳若嬰兒之在懷而
極力與漢爭豫章幾以師覆數矣夫不憂四百里
吳而憂千五百里漢也豈無衡勢哉此豫章當天
下重明甚漢得豫章輕軻而順流因風不浹日扼
龍江之領明得豫章楚列戍逆自潰 高皇帝柰
何不旦夕計也前時負滯相者始謀發發即擣建
鄴虛以社稷之靈奪其魄躑躅中道乃束手付王
安耳不然而小采用事議如鄧謁者上策豈遽
作丹陽鎡也今 上固仁聖然海內承晏安久而

地數兵亡不被中西北罷匈奴豫洛創大盜全楚
脞苗滇踣土師甌閩吳越躡島寇計獨豫章以東
西樂土耳夫智者不待跡仁者不治亂盧生之為
醫也覩絕而任援望神而却遁願大夫詳加答也
夫豫章民俗朴嗇力本土好先禮義所答非謂大
夫更柱而易括謂大夫宜柔之也予嘗恠班氏述
趙京兆二三君發摘鈎擯中人之陰若神鬼焉海
內大者守小者令咸內遜居下風而班氏語津津
亦無容口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舉文翁龔遂輩其
興禮敦讓清淨不擾世儒類能言之然嚮赫赫者

聲奪矣甚矣班氏之深于吏也且世以最望大夫者有出簿書期會奔走逢迎外乎高之亦不過剔垢而任竒此何足重大夫哉予聞之先守陳公蕃高簡門無所留刺恒一榻延徐穉子化以大洽郡今當孔道大夫固不辨為此然長安邸中倒履謝山人矣舉陳府君事庶有以風焉大夫勉旃其無負世貞與魏生且得藉口諸君子哉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

往吳郡守闕 詔即家起前守廣平蔡公任之度蔡公已至吳則遷為按察使者下壘書兼督晉陵

雲間京口凡四郡而度公所治四郡業已效則仍故節易壘書視山西學代君守者吳君某及晉陵守某雲間守某京口守某合丞倅司理而下若千人俱稱公屬吏以不忍舍公故相率而造不佞之廬以請曰唯吾子之幸習公也敢徼惠一言不佞既謝作而曰雖微諸公之請不佞固有言也甚矣蔡公之德吾吳深也再為守一為使者不佞其宇下人也乃又幸習公不佞蓋嘗聞之師矣夫子適衛既用富之而教之之旨首發於冉有而有弗敢當也其言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即夫子亦知之

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今天下
公庾匱私閭竭外不足共九邊內不足奉一人大
司農日夜講究至白首不得其畧宜冉氏之所難
而顧易之大宗伯所掌治典禮奉郊社宗廟且又
合古大司徒庠序造貢之職而為一雖最鉅盛典
然循軌奉經一有司足辦耳而冉氏胡刺促自愧
也豈所謂禮樂者精神心術之運必本於天德而
所謂教化者鼓舞匡直之妙不在於文具耶今夫
督學使者固號稱外臣其于一方職大宗伯也蔡
公始為吾吳守蠲苛賦削冗役聘享迎送事取成

禮它公私費一切減省置常平倉餼水旱不踰歲
而田價增溢二民之業艾而歸農本貴末賤歲課
自集公猶以非急所急者吳俗訾薄好靡哇詞麗
裝竒哀工巧痛抑斥之民強以為儉公猶以非要
其要乃在立鄉約尊禮讓厚風化彬彬師師其良
者庶幾革心公又創立書院萃衿髦之俊而躬誨
之俾以時進其業而日強其志公最後遷使者所
任職簡士馬治戈船脩斥堠轉餉海漕糾察墨吏
大豪所部治益廣緒益繁奏牘訊牒以百千萬計
邇者縷析遠者網攝即有所掎摘惴惴以為神而

公大指未嘗不在尊禮讓厚風化也稍間進諸生
談說經義明心學未嘗不諄諄乎言之也公固不
齷齪治冉氏材得一旦從夫子幾希乎聞四代之
取節哉統均者若窺得公之微而用公以試公禮
樂教化於晉耳不佞則故嘗從事晉諸生守其師
說不能如吾吳闡闡詩書然多樸茂木訥任重道
遠之器况其地西南為唐虞如氏故都人文之首
近而河汾稱能紹明其統脩其業者世世不乏公
一振德之其有益于世豈淺淺哉公行矣異日所
稱大宗伯司徒合而佐理天下者始此云所事一

方矣

贈東臯翁序

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世貞未嘗不心
語屈也即古商山之稱綺季者流事行無所考見
一出而用其餘奪天子尊此其素必有大過人者
予登吳臺南望天目諸峯鬱鬱葱葱多奇氣焉慨
然念其時豈鮮特達磊異之士如古所稱述哉乃
今意翁當之否與然耶蓋徵翁於徐生則少時事
類任俠云翁貧故力作頗具一二中人產而屬歲
侵諸昆季儂行也翁憐之悉推其貲獨身與許夫

人耕雪中不給則恒依外家游其外家者素里稱善柔也大猾創起獄相中利以破其貲為已翁行刺得大猾陰擬之厄乃持數十金因所厚謝過翁坐上坐徧集里中子弟數大猾蒲伏搏頰已徐揮其金使盡為酒竟數十年亡敢跡翁外家者而翁又間過窘若矧氏豪還袖大鎚直往欲逐碎豪首豪恐陽驚不識曰吾鄉爾忽之為徐君耶願得自罰持牛酒請遂交懽徐君乃止然翁業已折節讀古人書揣摩成敗多中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邑令課孝弟力田首延禮翁翁緩頰為令計邑

田數千頃枕諸山即春水下若不及受無浸耶分若二殺之就窪坎為池待澇涸可魚千石堤可桑萬株佐歲矣令善之未果則人人笑翁為縣官笑不下計然柰何家四壁立也翁曰吾所謂與計然異者竟不為家而徐生長從有司薦居前列稍無慮饘粥矣翁之一再過鄉人飲酣甚已出叵羅酌遂以為壽翁恠之鄉人跽屬耳曰令方事困我度非翁無為解者翁連唾拂袖出不顧然翁亦數為令明其無辜不使知也春時游花間肩榼從二鹿酒之咸馴伏若家畜然多手種橘柚為園而過者

即云論雅俗固田父酬酢竟莫去不復記姓名矣始徐生之與世貞以聲通未有識也既衆中目相異問知為生乃懽然自恨晚海內能文章家無稱及世貞者徐生則以高有名而一旦慨相謂曰足下固泯泯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足下是時濟南李攀龍文奇甚吾三人鼎足立矣徐生竟以遠翁上書乞分司就迎養不報夫徐生豈輕於棄吾二人哉此其意乃甚可念而翁遺書輒誚責曰兒驕須乳耶若曰食大官廩列郎署不一志媚上而柰何戚戚計其私為也吾年八十蠟屐登天目山飲不

人後醉不人先擾鹿無恙木奴指漸繁於計且足耳慎無求分司求分司吾且不食汝於是徐生受書分不得違君親指矣過世貞內怒如也欲得一言為翁慰心夫翁奚假世貞言哉第於所傳翁非僅為俠者用足以周一世而不試彼其丘壑之所歛行日月弄雲霞時有不能秘以此寄耳而其天竟以不試而自全夫於其所傳者非其天也此視嚮所稱綺季者流則何間焉蓋徐生少為詩一二篇出翁持視輒私嘆風雅當吾後父子間更自為知也若此世貞則又奚無言哉

養生契

南溟

家大夫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僊僊乎歸大藥可計日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即其技單其神王矣願未艾而艾視夫人無異能焉母弟曰胡長公少為淮海大賈日飲而傾四坐為酒人雄夜歸挾邪二八更侍欲至奢也行年六十而始艾猶然甘酒而嬖御人夫養生莫善於家大人莫不善於舅氏兩人者血氣等盛筋力等強斑白淹速有差何相詭也黃庭君曰襄陽公多智人也故多思多智多惑多思多勞時而忽忽時而營營朝握髮

而夕稿矣長公負盛氣倜儻不羈游困而無以為家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或搆叔氏因而窘辱長公人將不堪長公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其善自寬若此夫心勞則形易敝逸則全此其較也襄陽公有弟同齒而黔首長公有少弟白首先之勞逸之徵何論血氣曼室曰固也予小子侗然者也孩若犢童若駒結髮而受事若繫匏瓜事畢若芻狗歸而周游若麋鹿之適豐草居若斥鷃所思不越乎榆枋絕智屏思庶幾乎渾沌氏之術乃今父

母兄弟具在四十而見二毛救無日矣何故哉黃
庭君曰噫吾子過矣爾將以為絕智願未能忘是
非爾將以為屏思願未能忘古昔惑且勞滋甚謂
養生何軒轅氏有言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
長生爾默默爾冥冥爾毋以堅白鳴其天全矣曼
室曰固也舅氏不務重積左儀狄右麗姬勞之搖
之何不用也願行年六十而始艾宜無當于軒轅
氏之言黃庭君曰不然請借佛為喻佛子以身事
佛惟飲食男女為競競所謂持戒也戒則定定則
忘未至於忘猶知飲食男女在也忘則無醜毒無

醜醜無甲兵無衽席諸漏盡矣是故具信心者戒
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忘無心也諸佛無漏徃
徃順事而逆施之不知所戒尚安事持不知所持
尚安事定非解脫寧詎能乎善乎管夷吾之論養
生肆之而已朝穆妄自輕而困子產鄧析直以為
聖人則長公之徒也何謂形何謂精曼室退而自
失曰異哉舅氏沿波流登彼岸矣舅氏聞之喜舉
卮酒進嬖人脩樂事如故

贈江大夫守廣信序

采山

南京駕部江大夫擢守廣信方子告諸大夫曰吾

於江大夫之擢也蓋喜不寐云諸大夫曰夫江大夫之為人也不慕貴勢不憚貧賤其視章紱之在體常若寄之子知之矣顧柰何以一守為大夫喜至不寐也有說乎抑私所好乎方子曰有說願為諸大夫陳之弘靜聞諸長老言曩昔先民之仕也知守其官而已不知其陟也其陟之者知其才之稱而已不知其入也是故上不私其下下不援其上各共其職以奉王章而無惡于民民是以熙熙於田畝而不知上德之覆我也故曰卿大夫之設非以逸豫也惟民故也今也不然居官者累日而

計資若耕者之於穫也閔閔焉冀其時之至焉則陟矣官且滿則披圖擇之曰某地善庶可得乎群居而議輒曰某陟矣某也得某地矣既而或然輒又曰仕道固如是父兄姻黨以之相勉以為不如是不如歸田耳嗟乎俗之救也其信然乎抑下位者好鼓其臆說以誣上之人乎夫子固云患得患失之夫不可與事君夫苟以得失為念必不暇惜其民以忠於君故鄙之也况所以求得之者若是甚乎又惡暇恤其民以忠於君矣江大夫居今世而好古之道得失不嬰于心頃以滿赴都則垂橐

而八耳豈自知其陟也以江大夫不自知其陟則
陟之者不知江大夫可知也而廣信固善地也固
俗所謂披圖而擇之而冀得之者也江大夫得廣
信則人皆信其無所援於上而上之人亦信乎非
有所私於江大夫如是則公道著橫議息三五
雍熙之盛可立待也吾是以喜不寐也江大夫聞
之則謂方子曰夫吾得廣信也甚懼矣子固謂卿
大夫之設凡以為民也况守民牧者乎牧羊者莫
之能芻立而視之罪奚逭也矧民乎吾是以懼子
姑勿喜姑為我言治廣信者何若而可也方子曰

善哉子之懼固吾所以喜也竊聞之善仕者如入
暗室焉久而愈明不善者宦成而怠子昔為高安
也固始仕耳高安人固罔不宜子夫廣信固不異
於高安也吾懼子之易之也而曰甚懼將率高安
之政而持之以敬慎益之以練習蔑不濟矣雖然
子之去高安也十餘年矣比歲以來疆場多故徵
需百出閭閻間日耗而月罄視昔異矣以廣信視
高安事倍而功始半耳噫今之長民者若痼瘵乎
其身而瞑眩厥藥乎哉或可瘳也宜吾子之甚懼
也吾子以懼為廣信其可矣江大夫行諸大夫相

與餞之郊方子謂諸大夫曰江大夫不俟下車而廣信已治矣諸大夫曰何謂也方子曰江大夫曩固高為安今高安人至今稱之曰絕倫而廣信固高安接壤也廣信人聞江大夫來即前令高安者其善人有所恃將益勸其不肖者將有所忌憚不敢肆而邑之長貳將庶幾夙夜以則高安之政若是則奚有不治故曰江大夫不俟下車而廣信已治矣諸大夫咸喜曰子之論辨矣夫江大夫如是且優於天下于廣信何有乎

壽社窓蔣先生六十序

二谷

蓋治民者多言皇王養生者多祖軒轅然予究觀古今之迹何其相懸也古之時誥言不足而民喻農不勸而民育科條不設民遠瑕謫凡古所濶畧者後世蠅毛而具士大夫又各以其意相勸救輔之於下然猶不能及也上古多壽壽以百二十歲為度後世七十則以為稀矣彼古之所喻者耕鑿飲食飽則鼓腹而嬉耳寧知所謂養生哉予於是深有感于老氏之言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夫惟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老氏儒所絀也廼予獨觀法令品式之事詳於後而治不足呼吸吐納偃

息之術不聞於古而生有餘則老氏之旨不幾然乎哉故林放問禮孔子大之盜啓玄命儒者不屑非獨古也潁川布衣捐束帛以圍盜則一郡桴鼓不鳴是乃大吏所持斧而治也而匹夫能之有貴於法者矣膏梁統袴之子無人以為養終不得與褐之父棲遲而爭年有貴於養者矣故達者觀於斯則治國之理衛生之經可默而得矣北窓先生吾浙獨行也累仁積善以居臨海臨海之民相與質先生以成治若君長然於是有司賢先生請為鄉飲酒賓者數矣一日臨海令用呂氏約聯屬其

民每約為之長邦之耆艾靡不榮歡然令親往請先生先生不行令曰夫鄉約古之遺也請不已先生於是一受為長已而令去約解諸為約長者渙然途之人矣而先生之人方且趨約徙善棄過如故時不懈益嚴人多異先生始之不受為長然卒使人不弛其長者先生也斯何以然耶蓋先生雅意不欲以彌文為教使人最于其誠而已今有司之法委瑣且百古寧不足以為治而煩士大夫之鄉約耶先生所以不欲也至其醇行孚結于人所言而聽所為而效固不以約脩廢令去不去為異

矣今歲嘉靖乙巳夏五月先生壽六十宜少憊矣而先生視聽不衰行步起居如壯人或意先生亦頗脩形煉氣從事葆身之術如養生家者言而察之先生實不然也獨一切無世俗賊生之累耳此與太古擊壤之民不識知而壽考者何異是歲先生之子賓汝觀以甲辰舉來留曹為郎甚謹曹諸大夫用汝觀君知先生之德間請北窓之義于汝觀君對曰在陶氏書是家君之志也諒哉非篤志義皇者疇若斯之懿乎予觀今世所謂善理人者或剽飾古法為贅於章程之外而不循其本其弊

有至於使民厭苦若蘇威之五教新室之周官徒為苛而已而貴室高門惜生自好者不務去其生之所以戕乃徃徃從異端受禁方自以能長年却疾風所漸靡浸以成習斯其所以繕性成民者無乃刺謬于古而與先生殊趨乎故若北窓先生之存古則可為表儀矣先生誼甚高而非苟難故不以一善一藝名然鄉人多指言其大者如執喪而以其親免於延燕與古蔡孝子事相符匪徒人力厥有神相夫孝德之大也則其以敷錫庶民滋受五福有天道哉元不佞謹以諸大夫之意侈張之

續文選
卷之八
五十五
為先生壽

壽竹溪徐翁序

二谷子曰予讀老氏書取與翁張之旨其嫻於天道哉蓋白圭計然咸祖于是夫家人生產作業儒者諱之然易繫至精而叙理財大學平天下諄諄乎其言之也方時大誣歲大侵國有司非巨室則莫為勸分以活百姓是以素封之家史氏傳之女懷清至動萬乘有由然哉予觀古今治生者莫善朱公以彼其知用天因地罷吳勁越放之則彌乎荆楊之間已廼卷而就陶列于編戶奮其餘智挈

權中域則宜其再致千金開闔聚散若轉戶樞而無遺筭也廼予獨有恠者今夫富人以貲相高務入者也而朱公一入之一出之曾不色恠中子之事廼退守成之家督進憲事之輕俊苟以屑越其儲者何耶蓋財者泉也泉者流也既闕其源亦肆其委萬物穰穰孰不為我有川流不赴固亡海也而亡尾閭海亦溢矣夫所貴乎餘饒者上之則絕甘分少已責周急使鄰里鄉黨有恃以舉火次之則亦曳婁其衣裳馳驅其車馬歲時斗酒洽比孔云以明得意所謂素其位而行豈不可哉而世之

人不然苟得悖入久而不出卒有撲滿之患本末皆舛故若朱公之取與斯可為知者道也二谷子曰今天下財賦都會稱江浙江浙兩壤相接而常山開化其中也斯亦今之陶哉予來京師予姻上舍生李君景有景仰見其同舍生徐君某於予望之翩翩佳士也兩李君因為予言徐君之父竹溪翁者以贊雄開化而薦誠謙慎服其鄉人數為平亭曲直退無怨言夫富而不訾於人此其平居絕甘分少已責周急固多有哉廼予則聞徐翁今者大治其第宅有別業外館素封之樂不移而具既與世之齷齪者有異而上舍君英邁倜儻不屑屑亦庶幾朱公之少是能開闔聚散以世其業者也雖然用財之與靡財不同也用雖多不靡靡雖少不為用且何獨士庶漢文蠲稅而饒武帝辜權而耗上舍君披徃牒視之豈不然哉史言陶朱公既老知喪不復為聚散因聽子孫息之至鉅萬徐翁明年夏四月既望則壽五十矣由艾老而耆耄將無似之然乎人亦有言智老而日多是存乎其人爾書以俟之

壽蕭先生序

九崖

大江以南豫章為一都會豫章南則為吉為袁為臨臨在袁吉間非通都大會民土著不習機利乾沒人其民老且敦愿無他腸往年居鄉聞長老談臨俗有蕭先生者幼即孤不省其父狀為何願時時問諸鄉父老曰吾父狀為何即答曰某近似即喜不者輒寢不起食鄉人憐之爭為指擬彷彿其父狀肖成鄉人曰大肖而翁先生即置中堂上出入伏請後行隣有龔先生曰即無論其肖不肖人情終日嗚嗚語肺腸即反面慙不相識乃翁沒數十年願求若狀乎誰為此故里閉皆稱蕭先生為

孝友人先生後搜致百家暨齊民諸術皆得其雋永人勸其仕輒曰仕進難即致通顯章表亦時時用機利學俯仰毋苦我乃即鳳山下為隱居後見道路人病又置宜旅館憇道路人道路人即弗病今少傅嚴公為之論著其事事俱見記中客聞之嘆曰若非道路人哉今士受天子簡書握金符膺專城視道傍瑾相屬曰是道路人固當乃田野人視道路人云然如頃歲大祲江浙旱楚旱吳旱淮南又旱得公等數十人布天下豈今我皇上憂旱哉少傅公所論著有味哉有味哉故人皆知蕭

續金文選 卷之八 五十八
先生爭為之問體貌豐瘠年幾何其子若孫為何
歲甲辰臨蕭汝薦氏舉進士即舍鄉人時過論汝
薦坐終日口不道詞衽下掖破葉葉補虜積見人
持刺紙來額籤寸赭赤即不懌曰士靡則誣國靡
則逋務華去根者也愚期期知其不可客曰君安
得此長者之言曰大公嘗以是教我大父即蕭先
生先生今年七十矣配某孺人亦七十一里人咸
欲壽之文獻曰蕭先生長者也大雅整之於身施
而不得所歲百家蘊皆可著廟堂皆絕口不談願
其中愚若究竟之矣彼固長者也語曰寧為砥石

毋為蘭膏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槐野

今年孫夫人壽九十歲矣傳曰九十曰耄言老至
而衰謝及也乃夫人顧強健灼灼然有啖飴食丹
之容而屹屹乎有鶴停鵠峙之狀茲其故予小子
能論焉正德末逆濠構謀思逞不軌東南之大勢
盖岌岌殆矣乃忠烈公出抗膺奮氣力折其角投
一身于危易宗社萬年之安此之為德固與三光
爭明兩儀參大非眇小矣夫天之道猶酌也忠烈
公既伏節天其或者挹彼不足注此令有餘將報

之乎夫壯士入而虹見一言善而星移天人之際
應若響答矧于忠烈公乎予言非謾哉夫人有三
子長曰都督君次曰尚寶君次曰宗伯君三君者
皆當世顯名士也夫人自失忠烈公歲至其所誕
日則輒捷關感動不肯舉觴三君固請舉夫人謂
曰請舉觴云何云壽之夫人曰夫我也安用壽為
方先公伏節時我固當俱唯獨以若曹故乃忍而
至今每念一及若瘍者不忘痛憊者不忘呻也乃
願欲壽我耶語曰噐重難負恩重難酬吾家自先
公來荷 天子息至屢矣今若曹各能其官舉其

業上之効咫尺之勞謝 人主之惠下之光孫氏
之闕以無墮前人之聞我固樂焉此謂不飯而飽
不飲而甘又安用觴耶宗伯君與予同年最善為
予道之如此予以夫人閨閣者流乃持大義識事
情巍然有古節士達人之槩則知忠烈公者天為
宗社生以定東南之危而夫人者天為孫氏立以
振忠烈之後自有宇宙乘所生男女何限若此二
人者非漫出偶合也三君念忠烈公業往而幸夫
人在年九十最高矣獨柝何重違毋指闕躋堂上
壽之節乃從諸孫子羅拜堂下固請不肯起夫人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令曰起乃遂舉觴觴夫人外人以幣來者誠勿入
於是薦紳大夫之徒諸與三君游者約曰聞之孫
夫人壽誠不入外人幣即不入固往於是皆往其
日會六月大暑汗馬相屬至日中不絕煌煌我京
邑之華觀近世之希邁也先是而有大夫十七人
過予舍言且造孫氏願介子之文往而十七人中
言乃有兩端一曰我等吳人也宗伯君昔擢士吳
中我等與焉夫有德于我者我固圖祝之也一曰
宗伯君為祭酒時教法嚴士籍而成名者甚衆乃
夫人私勸之今寬曰恤其情我等不能忘將亦祝

焉予小子嘆曰夫鼓弄園則花放鶴呼埜則雨來
神從所欲福鍾所領始予以孫夫人之壽也獨天
祐之也乃今觀十七大夫語則頌禱之口亦與有
助矣嗟乎人不天不成天不人不因吾固著此令
砥行脩名之士得以考覽憑倚而孫氏之芳當世
世傳焉

姚母六十詩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予舍予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予
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
喜則躍言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咨鼻酸

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犁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摠要明其旨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為母詩之願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願有以理之姚子即持詩觀予盡讀之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蘓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

者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予舉侍御君為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踰闕夜不休續蓋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跡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氏矣智伯亡讓為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為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官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為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

設嬰與下宮則趙孤絕即博虛聲奚益哉讓所為必亡者智氏無後圖所為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為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也夫臣事主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卒游第痛甚不與俱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之槩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予故徵取與比類焉今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自隕尺寸未豎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填溝瀆者為耳於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

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壽楊母劉太安人序

大洲

古之士懷道術才技者必願得君而事也得是君矣以其道術才技事之矣而無當於義則去以明其節是之謂敬非若子之於親思有終身之慕而愛無可解於心者也夫君親二者達世之大綱也而事之之異哉蓋心有異用而同情事有方殊而揆一恩敬相資忠孝互用以趣義於無窮之門

是之謂道道微世衰士始有輕棄其親而蕩志慕君之仕乾沒弱喪而不知返者矣其親憂之曰嗟予子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死其母思之曰嗟予季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止夫士仕不擇義進不偕時逐衆往之途如羊豷之口知得君為悅而不顧貽親之憂至俾其親思一見其子而不知其所以則已不能自保其身矣是故雅道彫傷仁義廢缺其風之靡也豈必待誇金就鼎而後知士之為賤哉抑孰知士不守身則不能事親不能事親則烏能事君也哉吾友恭和楊虛卿懷道術才技之美以至於

為文選郎蓋遇時顯庸矣夫選部郎有大勢利固世所拉脇滅頂以求之而不知返者也乃虛卿則獨正色秉義直而不能使之枉潔而不能使之溷也擯落棄去以成其義而不能使之悔也持微官之祿以奉其偏慈劉安人而安人甚宜之不能令其戚戚也間關轉徙蓋踰年量移始獲省定焉而安人無猶來無止之嘆也夫虛卿守官以法而事君以禮守身以道而事親以順禮以成其敬順以薦其恩恩誠相資仁義並用進免詩人之刺退胥室家之樂寧失於彼而得於此其節之偉也如此或

猶疑其不能撫時循功如孔孟之汲汲以充其仁義之實此何謂哉嗟乎是烏知孔孟與仁義者與夫孔孟雖每不遑于仕而終其身不苟於合其徒達其指者尠矣騫在汶上商老西河思甘貧士之容點托狂夫之跡止耳于是夫子始發憤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夫子作春秋書公在乾侯而論語之記曰仲弓為季氏宰豈非傷雍之不能繼志明由求之不足責也哉晚始以其行傳於點之子參以及於孟氏當孟氏之時士之潰防熱中而仕者益甚視明善守身悅親之義如決枯株直吐

之耳雖然卒賴其言揭斯義於日星以至于今非聖人之道仁義中正之至烏能命世久遠如是哉故知君親建世之大綱而持之在於士節節立而仁義之用不窮矣吾于楊君觀其節矣於是楊君之友仕留都者光祿何君以下十數人皆謂予言有裨於教請次之以慰虛卿而壽劉安人水部張君末授簡焉吾聞安人之親劉先生七星高士也躬曾閔之行履潔素之操幼授安人以孝經論語而今通其大義故安人早稟立身之訓晚悟從政之危而樂於虛卿之所為予茲言也期以助虛卿

之益得其歡心也

奉壽許石城太夫人八十序

柘湖

予友許石城先生蓋有壽母云石城官南京尚寶司卿輒棄去曰吾有母年漸高矣不能養即使新婦輩治甘旨或不謹其中裙廁褌令他輩浣治其人少有訾沮不順適皆傷太夫人心政使吾母壽百歲人子一日不廢養亦二十年耳吾齷齪利升斗奉祿何謂哉先生歸又三年太夫人年已八十適東海何良俊承乏南京翰林院孔目先生之弟子若干人詣良俊所乞一言為太夫人壽良俊曰

石城何謂哉方石城去官時予家居聞當事有不樂石城者被以浮議遂不起良俊觀近代人有所等其一強直有口喜談說當代稍不合即肆意刺譏其言亦便巧易售一時人品高下視以為升沉雖貴勢人猶憚畏之如茹物不下須吐去耳其一自度不能加人遂甘心下之媿媿瑣尾僅如婦寺苟於得車不論所銛故當路亦喜為推轂予觀石城無是二者其曷能處今之世哉石城蓋愿慙人予方冠即與石城交嘗升堂拜親故得識其尊君攝泉公且知太夫人賢攝泉公亦愿慙人然不膠

滯雅有風度審音識曲善為樂方性好登覽或時情與境會即口占為小詩攝泉公同時留都有兩先生曰大司寇東橋顧公太僕卿石亭陳公與攝泉公友二先生以文章名海內南中士苟游心藝文者每至留都首謁二先生退必見公公又喜客樂與四方賢俊通好故常下榻以待前所謂首謁二先生退必見公者予嘗數造公見客常滿坐攝泉公與石城出侍客相與論說古今評校當代文章士得失從晨起至夕初不內顧而中厨治肴藪供具每視客高下以為隆殺皆精腆予以是知太

夫人賢故石城名德漸升遂舉會試第一歷選部正郎陶鑄天下薦紳士出以憲臣董學政入為名卿所在有聲績人以為本之皆攝泉與太夫人賢也方石城去官時至今留都人猶傳太夫人語太夫人曰自吾歸許氏見汝家世素清白汝父敦尚風義不屑屑重財貨汝又數從長者游得聞前輩節槩或庶幾必不為苟且一切之行但汝叨朝廷名爵至重今未有尺寸報塞即退處里巷汝何以稱焉然吾意使汝立朝處官果能不卹私不顧毀譽得失不休貴勢必欲與朝廷長厚風俗

荐進善類使百司得職吾雖躬自執勤與婢使雜作吾猶不悔苟汝但利奉祿守廉隅脩名廣交旦夕冀得一遷轉沾沾自喜若流俗人所為其於去就無益於數則不若朝暮在吾膝前持一杯羹進吾得子母相保者善也留都人以為太夫人之見若此其於貴賤富貧蓋旦暮視之也故宜太夫人壽予以為非獨太夫人賢也向使石城家居時或有毫髮濡忍不自快則太夫人必不樂今太夫人樂予以是知石城於貴賤貧富蓋亦若旦暮視之也然予自到留都來見石城常謝客不時出行予

以為石城於榮辱是非之際尚猶有封昔潘安仁賦閒居以膝下色養為拙者之政其序洛陽之勝甚辨既而曰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予每讀其文洒然樂之以為安仁蓋最善奉母者也今石城不時出行無乃所謂入而更歲者耶仲尼曰無出而陽無入而歲故吾願石城之鞭其後也且金陵近境若牛頭攝山諸峯稍遠則三茅山古稱多仙靈窟宅安知不有女僂容城之輩往來其中石城嘗試往來求焉尚庶幾遇之或者得聖人之道以進太夫人則太夫人長生之筭

自今日方始八十歲當一籌耳安能塊然處寰中
守家人細故哉石城倘有意焉予即為君設駕矣

